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談訪蘇觀感

西南人民出版社

前言

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薛振魯、閻子俊、龍海泉、李能、謝瑞貞（女）、朱朝卿、羅芝煜、郭存厚、趙京一、趙百順等十人，今年四月去蘇聯參觀，於十月間帶着豐富的收穫回到西南。他們在蘇聯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參觀了俄羅斯共和國克拉斯諾達爾兩邊區和阿塞拜疆共和國等地的十八個集體農莊、五個國營農場、八個機器拖拉機站和許多工廠，親眼看到了蘇聯集體農民的幸福生活，親眼看到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農業集體化、機械化的好處。他們看到了一條走向美好前途的道路，滿懷信心地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有着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還有蘇聯的幫助，只要大家都能進一步發揮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只要大家都能組織起來，穩步地發展與提高目前的互助合作運動，做好過渡到集體農莊的一切準備，將來就一定能夠逐漸走上集體化、機械化的道路，過着和蘇聯農民一樣幸福的生活。

代表們在蘇聯參觀後，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工農聯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他們說：我們農民要得到徹底解放，離開工人階級的領導是不行的。因此，我們必須

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爲目前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並爲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創造必要的條件而努力。

蘇聯人民熱愛祖國、熱愛勞動、熱愛和平的優秀品質，使代表們深致敬佩。蘇聯人民像對自己親人一樣地關心、熱愛中國人民，這種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更使代表們深受感動。

在全國熱烈慶祝蘇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週年、廣泛展開「中蘇友好月」活動的時候，我們特選輯了西南區農民代表們所發表的文章和新華日報記者所寫的訪問記等十篇，編成本書，供各界人民認識蘇聯學習蘇聯的參考。這些文章雖然只寫下了代表們的觀感，還可能沒有將他們的收穫全部表達出來，但內容却是相當豐富的。此外，並由重慶市中蘇友好協會供給了我們若干幅圖片。我們西南區各界代表，可以從這些文章和圖片裏面進一步認識到蘇聯的偉大成就，以及蘇聯人民對於新中國的熱愛，充分體會到中蘇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同時，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見自己的前進道路，增強保衛和平與建設祖國的奮鬥信心。

西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目錄

集體農莊真正好.....家永(一)

生產永遠不會到頂.....吳永(九)

山地也能集體化、機械化.....顏北岩(六)

我到蘇聯參觀所受到的教育.....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
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 龍海泉(二六)

工人階級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開路人.....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 趙京一(三一)

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吳永(三四)

我要發動農村婦女向集體化道路前進.....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女)
四川省南部縣張兒鄉鄉長 謝瑞貞(三五)

蘇聯婦女的今天.....侯文川(四二)

蘇聯人民對我們無比的關心和熱愛.....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 薛振魯
閻子俊(四九)

蘇聯人民熱愛中國人民志願軍.....侯文川(五)

封面：中國農民代表團參觀烏克蘭「沃諾石羅夫」集體農莊用飛機在農作物上噴

洒殺蟲藥情形

集體農莊真正好

家 永

赴蘇聯參觀的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們，在偉大的第三屆國慶節的前夕回到了重慶後，都暢談了他們在蘇聯三個半月的參觀收穫。代表們說：這次參觀經過上一次大學，在思想上解決了很多問題，許多過去鬧不清的問題現在鬧清楚了。

實行「按勞取酬」

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使全部農民都組織起來在國家的統一計劃下，進行有計劃的集體生產。由於他們把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公共化了，就能使用大量的機器來代替人力的耕作，現在蘇聯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業生產工作都已經機械化了，使得單位面積的產量不斷地提高。但他們生產品的分配，並不是大家平分的，而是採取一

種很科學的「按勞取酬」的原則來分配的。一說到「按勞取酬」的原則，大家都興緻勃勃地說：「這個辦法硬是好！」雲南省農業勞動模範李能說：「過去我們許多農民弟兄弄不清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情況，有人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吃大鍋飯』，那是完全錯誤的。」他說：「『按勞取酬』就是誰勞動的好，勞動的多，誰就得的多；誰勞動的不好，勞動的少，誰就得的少；這最公平合理了。不像我們現在有的互助組那樣，不分勞動的好壞都大家扯得一樣平，勞動好的就吃了虧，不能發揮勞動積極性。蘇聯這種公平合理的辦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龍海泉說：「開初我想不通，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為什麼一個人會作到四五百個勞動日呢？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事先規定好勞動日的標準定額的。他們把田間勞動分爲九等，例如：玉米脫粒爲一等勞動，每脫粒五十公斤的定額計算爲一個勞動日；馬拉機收割穀物爲九等勞動，每收四公頃（一公頃合十五畝）計算爲二點五個勞動日。畜牧方面就按牲畜數量、畜產品的數量、小牲畜的增殖率，以及牲畜體重的增加等計算勞動日；如乳牛在放牧期間每擠奶一百立升計算爲三點二個勞動日；母牛每生一個小牛計算爲七個勞動日；母豬每生一個小豬計算爲三個勞

動日；豬的體重每增加十公斤計算爲一個勞動日。如果超過集體農莊規定的計劃產量，每超過百分之幾就獎給他所化費的勞動日總數的百分之幾。但是，如果沒有完成計劃，就要按他未完成的百分數扣除他的勞動日，但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龍海泉說：「這個辦法硬是好，這樣最合理，也最能鼓勵生產積極性了。我們回去要學着改進我們互助組裏的評工計分制度。」西康省代表趙百順舉了兩個例子說：「勞動日只有最低的標準（每年男的最低要做一百五十個勞動日，女的最低要做一百二十個勞動日），却沒有最高的限制。一般的莊員每年可作三百至四百個勞動日，但阿塞拜疆共和國「特里曼」集體農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依曼諾娃，全家三個勞動力，一九五一年作了二千三百個勞動日，得到四萬一千四百盧布（一個盧布現在約合人民幣六千餘元）、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公斤糧食、一千一百五十公斤奶酪、四百六十公斤奶油、二千七百六十公斤瓜類和其他物品。『奧爾忠尼啟則』集體農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卡布娃，一九五一年作了一千二百二十五個勞動日，獲得四萬二千八百四十四盧布、六千一百四十公斤糧食。這就充分說明了，只要你肯多勞動，勞動得好，你的收入是無限量的。」李能說：「懂得了這些以後，誰還能再

說社會主義社會是「吃大鍋飯」呢？」

有人本來鬧不清蘇聯集體農莊莊員是不是還有私人財產。趙百順告訴我，他在蘇聯參觀後找到了答案。他說：「蘇聯集體農莊是實行集體生產的，土地與生產工具等主要的生產資料都是公共的，一個集體農莊就是建築在這種公共財產基礎上的合作社。不過，集體農莊莊員並不是除了公有財產外，就什麼也沒有了；相反的，他們勞動所得年年增加，而且在他們參加集體農莊時，每個莊員家庭還分配有零點二五公頃到一公頃的宅旁園圃，爲莊員自己所有，可以自由栽種作物，也可以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和無限量的家禽。有的宅旁園圃的收入也是很不少的。如一奧爾忠尼啟則」集體農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卡布娃的宅旁園圃，一九五一年就收入了一萬五千盧布。」雖然宅旁園圃給莊員增加了很多收入，但這種個人經濟對於莊員的整個收入來說，只佔補助的地位（卡布娃一九五一年共收入五萬七千八百四十四盧布及六千餘公斤的糧食）。李能說：「他們對於這種個人經濟的收入，並不是怎樣了不起地重視的。一般的都只是利用田間勞動後的剩餘時間，或者是讓不足十六歲的小伙子操作（按規定：年滿十六歲者才能參加集體農莊爲莊員），從來沒有誰因爲自己的宅

旁園圃耽誤了農莊田間規定的工作。」蘇聯集體農莊的莊員們都深刻地懂得：如果一個人的勞動僅以滿足個人的消費爲限，那就不能擴大社會主義的再生產和鞏固蘇維埃國家。因此，他們都是首先並且主要地完成國家規定的生產任務，因爲只完成了國家的生產計劃，才能保證個人的利益。蘇維埃人民已經高度地使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起來了。同時，集體農莊也作出規定：凡使用農莊公有農具、牲畜等在私人宅旁園圃操作的，也要繳付一定的代價。趙百順最後說：「事實教育了我們，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

不怕老，不怕病

「『按勞取酬』的辦法好是好，但年紀老了，或是生病、殘廢了的不能勞動的人怎麼辦呢？」李能和趙百順說：「不只我們有這種顧慮，過去很多人都想不通。」其實社會主義的蘇聯對老年人和生病、殘廢的人是照顧得很好的。蘇聯政府規定：凡男子年滿六十歲、女子年滿五十五歲，就可以不參加勞動了，由國家供給，領取養老金生活。集體農莊也規定在全部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二作互助基金，補助老

年人及生病、殘廢的莊員，保證他們同樣過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許多到達休息年齡的莊員們，雖然他們領取了足夠自己生活的養老金，他們却不願意休息。阿塞拜疆共和國「拉斯赫洛夫」集體農莊，有一個八十歲的老莊員巴格達羅夫和他的六十五歲的妻子都仍然參加勞動，一九五一年全家作了一千四百五十個勞動日，他自己就作了五百個勞動日，妻子作了三百個。一般老年人即使不參加公共勞動了，也要在家裏宅旁園圃中勞動。誰也不願完全放棄勞動，因為只有勞動才是最光榮的，只有在勞動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和幸福。至於生病和殘廢的人，更不用耽心。生了病可以得到免費醫療，並可按他們勞動力的大小領到平時一半勞動日的報酬，集體農莊的互助基金，也經常給他們補助。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的庫爾干區，全區只有五萬五千人，即設有大型醫院三所、小型醫務所十四處，共有醫務人員一百七十八名，保證生病的莊員得到及時的醫療。

當幹部是光榮的

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謝瑞貞、龍海泉說：在我們農村幹部中，有人認為工作與

生產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當幹部「吃虧」。但是，參觀了蘇聯各個集體農莊，看到了農莊主席、生產隊長等的工作方法，並了解了他們的收入情況後，才明瞭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趙百順說：集體農莊主席（脫離生產）的報酬是根據農莊種植面積、家畜家禽的數量分別計算，給以不同數量的勞動日，並按他們工齡長短給以一定數量的補加勞動日，同時也按農莊現金收入的多少，每月付給他們一定數量的現金報酬，如果農莊超額完成穀物平均收穫量或超額完成兩個以上牧場的畜牧產量時，還給以超額獎勵。超額百分之十以下的，獎給他們所得勞動日和現金總數的百分之十五；超額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五的，獎給百分之二十五；超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獎給百分之四十。如果作物平均產量及畜牧產量不能完成國家規定的計劃，每低於原計劃百分之幾，就扣除他們應得勞動日總數的百分之幾，但最多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田間生產隊長（脫離生產）主要是領導生產，但每年也須在農忙季節至少參加三十個勞動日以上的勞動。田間生產隊長及牧場主任（脫離生產）的報酬是按他們所管轄的耕地面積、牲畜數量給以一定數量的勞動日，並按他們工齡長短給以補加勞動日；同樣，超額亦可得到獎勵，未完成計劃的也要扣除勞

動日。農莊副主席、農莊會計、農學家（均脫離生產）的報酬則按他們工作熟練程度及工作的好壞給以相當於農莊主席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報酬，工作不好的也要扣除，但最多不超過他們全年所得總數的百分之十。生產小組長（不脫離生產）則和莊員一同勞動，不另計算勞動日。

蘇聯集體農莊的主席及一切幹部，不但都是有較豐富的生產知識和經驗的人，而且還有較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他們是莊員所愛戴的人，所以他們能以充當農莊的主席或其他幹部為莫大的光榮。

代表們在蘇聯參觀歸來後，都加強了建設祖國的信心。李龍說：「我回去後，一定要把我在蘇聯所學到的一切向農民弟兄多多宣傳，讓我們家鄉的農民也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好處。」龍海泉說：「我們回去後要教育農民聽政府的話，精耕細作多施肥，接受科學技術指導，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謝瑞貞也說：「我一定要把蘇聯婦女怎樣參加勞動的情形告訴家鄉農民，發動更多的婦女參加生產。」

生產永遠不會到頂

吳永

有很多農民說：「只有增產的年，沒有增產的田。」但是，赴蘇聯參觀的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西南區代表，在蘇聯參觀的過程中，却得到了和這種說法絕對相反的答案：農業生產如果走向集體化、機械化，有高度的農業科學指導，生產永遠不會到頂。

集體化的好處多

在蘇聯，無論平原、山區和海邊，無論溫帶和亞熱帶，在不同的地區，種着不同的農作物，收成都是一樣的好，產量都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四川省代表趙京一說：「阿塞拜疆共和國『奧爾忠尼啓則』集體農莊畜牧場主任葉尼可夫告訴我們：這裏的農民在革命勝利以前，和你們中國農民在解放前一樣，在地主的剝削下，生

活窮困極了。革命勝利以後，在列寧、斯大林、聯共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由其耕社（按：相當於今天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慢慢地組織起來，成立了今天的集體農莊。現在與從前完全兩樣了，農莊設備了發電站，每個莊員家裏都有了電燈、自來水，有的莊員還買了小汽車，新修了樓房。」閻子俊代表說：「農業生產集體化真好，只有集體化才可能消滅個體農民經營小塊土地的界綫，大量使用機器耕種，提高勞動效率，解放農民的生產力。我們參觀了蘇聯克拉斯諾達爾邊區八個集體農莊，一般的每個勞動力耕地七點零九公頃，最高的做到二十一點五公頃。」四川省代表羅芝煜說：「組織起來人多力量大，真是個生產的好辦法。我們到阿塞拜疆共和國薩法藍也夫區『紅十月』集體農莊參觀時，作了二十三年農莊主席的哈里也夫告訴我們：他們在組織起來以後，產量年年不斷提高，莊員得的報酬也隨着提高。他們在一九二九年剛組織農莊時，每公頃只產穀類糧食五百公斤、棉花六百公斤，每個勞動日得報酬二個盧布和一公斤糧食；到一九三五年，每公頃產穀類糧食一千五百到一千七百公里、棉花一千六百公斤，超過一九二九年單位面積產量約二倍，每個勞動日得的報酬也增加到七個盧布和二公斤糧食；到一九四零年，每公頃

產穀類糧食二千七百公斤、棉花二千八百到三千公斤，超過一九二九年產量的四倍，每個勞動日得報酬十二個盧布和三點五公斤糧食；到一九四五年，每公頃收穀類糧食二千八百到三千公斤、棉花四千五百公斤，超過一九二九年產量的六倍。同時，農莊畜牧場也逐年發展，每個勞動日得的報酬提高到二十五個盧布和七公斤糧食，還有一些奶油、奶酪、水菓等；到今年每公頃收穀類糧食三千公斤、棉花預測每公頃可收五千公斤以上。」

機器生產減少了勞動力並提高了產量

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龍海泉說：「蘇聯農民用機器生產舒服得很，人坐在機器上晒不到太陽，比我們用人工生產強過幾十倍。起初，我是不相信機器能幹下田的。在出國的時候，我們就聽說水田也可以用機器耕作，當時我想：田裏有那麼多的水，我們用牛犁田，牛走起來都困難，機器哪能在深泥坑裏走嘛？後來，我們到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紅軍區米丘林水稻試驗站參觀，親眼看見了水田用機器。他們在耕種前先把水放乾，再用機器進行施基肥、深耕、淺耕、耙平、播種，穀種播下去

後馬上就用機器洒水潤溼發芽，等秧苗生出一片嫩葉後放水灌溉。從播種到收割全部使用機器，這樣，才解除了我過去的懷疑。再說機器耕作真是比人工快得了不起啊！一台『斯大林八十號』拖拉機帶一個五鐮犁和兩個圓盤耙，連耕帶耙，只要三個人工作，一天十小時就可以犁耙八點五公頃。我們用人工犁田，一個人使一條牛，間高扯矮一天只能犁一畝田，還要從天亮犁到天黑。這樣我們要一百二十個人工犁的田才頂得上一台機器的耕作能力。割穀子，一台拖拉機帶兩個康拜因機，三個人工作，一天要收割穀子三十八到四十公頃，假如與我們家裏撻穀子打比，四個人成立一張撻斗，一天最多只能撻兩畝田的穀子。這樣，用機器收割比人工提高了勞動效率四百倍。」貴州省代表朱朝卿說：「我們到了蘇聯的集體農莊，這邊轟隆隆的，那邊也是哇哪哇哪的，到處都可以看到莊員們愉快地很輕巧地駕駛着各種生產機器在田地裏工作。現在，蘇聯的農業生產，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作都已經機械化了。除一般的糧食作物耕犁、施肥、除草、收割用機器外，收棉花、苞穀、向日葵、甜菜、洋芋、落花生，栽菜、栽菸、栽茶以及植樹造林、挖掘池塘、修築灌溉溝渠等，都運用着各種特製的機器工作。農莊裏的副業生產、修理農具以及畜

牧場的飼草、磨碎草料、攪拌草料、供水、擠牛奶、剪羊毛等，也都機械化、電氣化了。更感到偉大的是蘇聯用飛機爲農業生產服務，進行除蟲、除草、加施肥料，這是我過去沒有看到或想到的，也是其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辦不到的。」閻子俊說：「蘇聯農業集體化後使用機器生產實在好，不僅減輕了莊員的勞動，並且保證了農業生產量的提高，卡薩克『勝利』等集體農莊的生產情況，就是蘇聯集體農莊中的一個例子。卡薩克『勝利』等集體農莊，在農業生產機械化前，平均每個勞動力種小麥地一至一點五公頃，到機械化後即可種到十二至十五公頃，提高了勞動效率十二倍。同時小麥產量也提高了，機械化前平均每公頃產小麥只有一千至一千二百公斤，到機械化後，平均每公頃的產量提高到三千至四千公斤，比機械化前增產三倍到三點三倍。」

蘇聯農民征服了自然

談起蘇聯在農業生產上如何戰勝自然災害，獲得高額產量，各位代表更是滔滔不絕。雲南省農業勞動模範李能說：「蘇聯的科學真偉大，水和風都要聽人的話，